

記本院小山上出土的大石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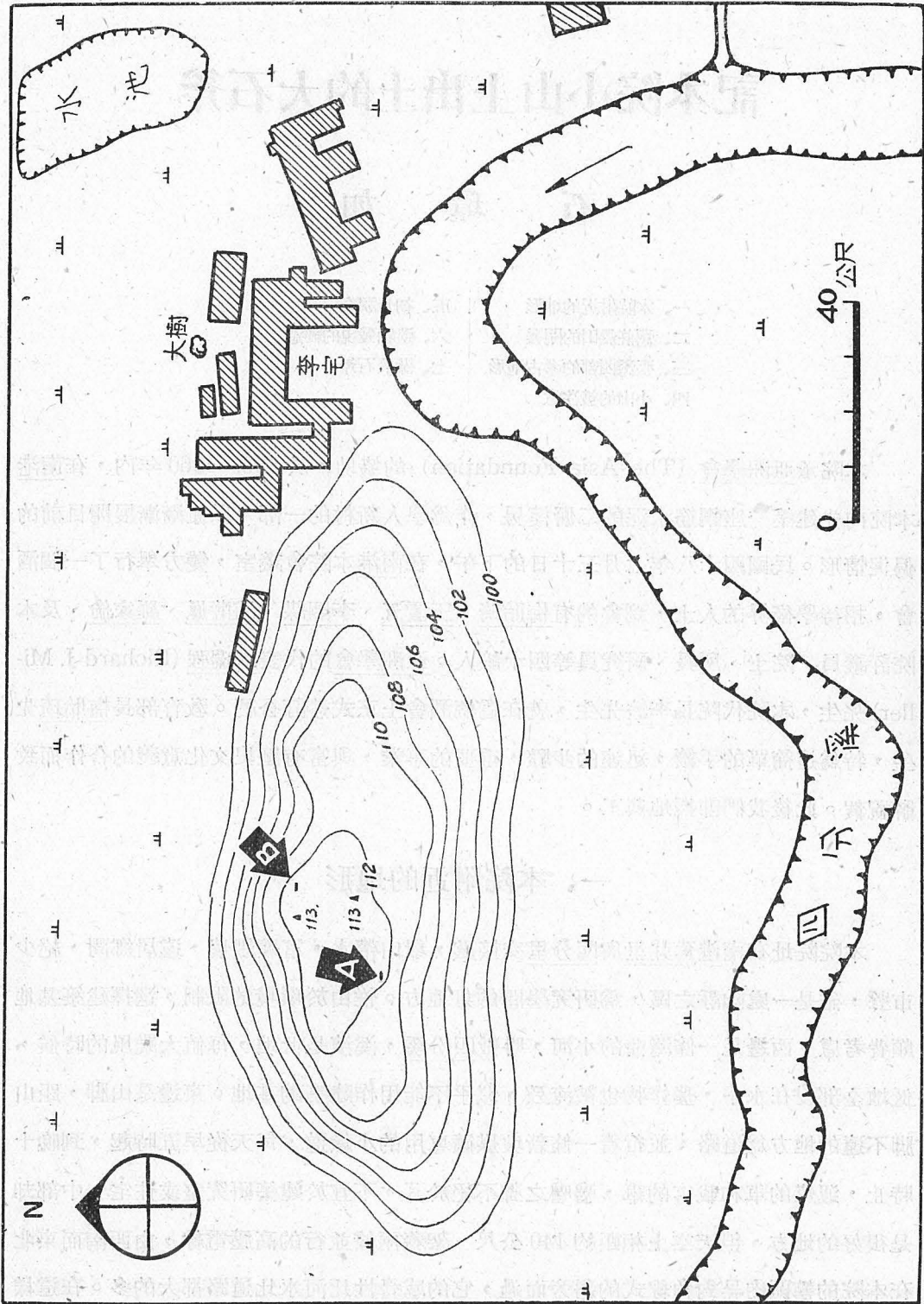
石 璋 如

- | | |
|-------------|-----------|
| 一、本院附近的地形 | 五、初步調查 |
| 二、舊莊農田的開發 | 六、遺物發現的經過 |
| 三、臺灣西部的考古地形 | 七、關於石斧 |
| 四、小山的被注意 | |

本院承亞洲學會 (The Asia Foundation) 的協助，於 1959-1960 年內，在南港本院內先建築一座鋼筋水泥的二層樓房，作為學人新村的一部，以便漸漸展開目前的侷促情形。民國四十八年七月三十日的下午，在南港本院會議室，雙方舉行了一個酒會，招待學術界的人士，到會的有梅貽琦、王雲五、李熙謀、浦薛鳳、羅家倫、及本院評議員，院士、所長、研究員等四十餘人。亞洲學會的代表梅瑞強 (Richard J. Miller) 先生，本院代院長李濟先生，就在這個酒會上正式簽訂合約。教育部長梅貽琦先生，特為這簡單的手續，迅速的步驟，重要的事業，與富有歷史文化意義的合作而致辭祝賀。此後我們即擇地興工。

一、本院附近的地形

本院院址在南港舊莊里與四分里交接處，環山帶水，富礦豐農，遠居鄉間，絕少市聲，確是一處幽靜之區，為研究學問的好地方。惟由於環境的限制，選擇建築基地頗費考慮。西邊是一條彎曲的小河，叫做四份溪，溪濱是低地，每值大颱風的時候，低地全部浸在水中，農作物也被淹斃，似乎不能用作建築的基地。東邊是山脚，距山脚不遠的地方為道路，並行着一條新坡煤礦專用的小鐵道，每天從早五時起，到晚十時止，運煤的車和載客的車，嚕嚕之聲不絕於耳，不宜於建築研究室或住宅。中部却是很好的地方，但天空上相距約 140 公尺，架着兩條並行的高壓電線，由西南而東北在本院的轄區內呈對角線式的斜旁而過，它的威脅性比河水比道路都大的多。在這樣



插圖一 本院小山的位置及石斧出土的地點

的地形限制之下，選擇大型的建築基地連建築師中的祭酒關頌聲先生所領導的基泰工程公司的工程師們也確實感覺頭痛。又鑒於八七水災(註一)的嚴重，故建築房子更加注意。

本院西部的四份溪，原呈南北間的流着，到李家的住宅前面，陡向西南轉灣而略呈東西向。在溪的北岸有一座小山，這座小山好像一隻頭西尾東的臥虎，如果當年這個地帶是一湖水的話，這座山便是湖中的小島，恰如日月潭中的光華島(插圖一)。河水的陡向西流也許是由於這座山地質上的阻攬而致。在山腳的東北面有一組房舍，為李姓的住宅，最早的房屋距今約有 120 年的歷史。

二．舊莊農田的開發

據李家六十七歲的老人李有土云：他的始祖李出是從福建泉州來的，年代他記不清了；到舊莊後從李孝敏手裏買到已經開好的農田，據說這些農田，從前原是樹林(註二)，是李孝敏自己開墾出來的，人家都稱他為虎頭李。他從舊莊里的大坑溪引出來的水，經過灌溉後而排曳到四分溪去，溝渠的組織頗為合理。究竟是甚麼時候開墾的，現在還沒有找到文字上的年代根據。不過從他們初到此地起，一直到現在止，那座小山始終是個荒山。

根據臺北縣志稿卷五開闢志，所舉南港附近有開闢古契可據，有年月或有開闢主可考者，列如下表。

南港附近各里開闢年代表

號數	里 名	開 闢 主	開闢時代	備 考
1	南港里	泉州詹姓	乾隆初年	詹姓任武職，曾屯營於此
2	三重里	同 上	同 上	同上

(註一) 1959年八月七日，臺中彰化一帶因大雨連綿，山洪暴發，淹沒房屋良田甚多，為臺灣向所未有的大水災。

(註二) 1959年秋，在本院化學館之南，院長官邸之北的低地(即排水溝)建築數理館，在打樁的時候，偏近東段，於地面下三公尺便發現有撞性的東西，一打一撞，打不下去，其為大樹根幹想無問題，當開墾時，高處的樹木斬淨盡，低處的樹木僅砍其上部即填土壓埋變作農田，可證明此一帶為樹林無誤。

記本院小山上出土的大石斧

3	中南里	泉州陳姓	同	上	界於南港三重之間故名，又叫前山
4	東新里	泉州關、楊、李、三姓	同	上	埤仔豬鬃關，番子埔楊李開
5	西新里	泉州柯姓	同	上	因在東新里之西故名，又地處小圳末端
6	成德里	泉州林姓	同	上	日據時期曾於境內創成德學院
7	玉成里	泉州林姓	同	上	與成德里同屬後山坡
8	舊莊里	泉州李姓			昔時當南港赴石碇大道有店舖數家故名，圳源處有道光年間小廟
9	大豐里	不詳	不	詳	原為南港大坑區、坑豐音相似而改為豐
10	四分里	泉州潘姓	不	詳	由新坡子、舊坡子、胡子內、茅草舖等四處合成
11	麗山里	泉州人王、李、林	不	詳	以在今松山山峰之後故名
石碇鄉	說傳	1. 泉州移民	乾隆末年		以上的三種傳說可能都對即分為三次開闢，所開的地點不同，而漸次成功。 林氏由水返脚(今汐止)進鑾於此。
		2. 泉州人許犁	嘉慶時		
		3. 林先傳	道光八年		

據上表舊莊里開闢的年代雖然不詳，但其附近各處的開闢均為乾隆初年，故上限亦只能早到乾隆初年(1736)不能再早。地當赴石碇的大道，而石碇的開闢最晚的傳說為道光八年，其開闢當然由近及遠，故下限亦不得晚於道光八年(1828)。在這1736-1828的九十餘年間為舊莊的開闢時期，即早則距今約224年以後，晚則距今約132年以前。前舊莊里長李木德先生，告訴我說，在小圳的水源地有石碑，記載開圳的年代。遂于民國四十九年三月一日由潘忠雄帶路前往大豐里去調查，直到所謂大坑的地帶，詢問該處的里長，據云從未見有石碑，該處的大坑被從前煤礦挖出的石塊填去了大半，即有石碑亦恐難找到。再向裏走，山谷愈走愈窄，已無農田，到採石灰石所在處，即轉返歸途。去的時候在小圳之水源地的路旁發現小廟一座，因志在石碑，未予十分注意即往前進。回來時又匆匆的看過一遍，只見額為正興宮，上聯為福與土並厚，德要萬年春，別無所發現，即又走上歸途。過來很遠，忽又想起，在牆壁或廟內是否有年月的記錄？遂又回去尋找，該廟高1.20公尺，寬0.80公尺，深0.90公尺，完全

由砂岩築成，在南壁上附有石碑，因係砂石易於風化，字跡磨滅殊甚。開頭處有一小單位用線圈起，其中文字一個也看不清，後面有十八行，當爲人名，多爲賴姓。前三行爲兩排餘僅一排計二十一人，最後一行道光年號非常清晰，但光與年字之間的數目字不清，可能爲元，爲三、或十二，不能確定。三月九日又與劉淵臨先生前往揚拓，看出爲道光乙巳，即道光二十五年（圖版伍）。此廟若與修圳無關，然亦可證明道光年間此地已有漢人居住，當無問題。按生活安定，而有積蓄時才能修廟，這是過去一般的現象，當然不是最初的情形。即漢人在此定居，當在修廟的若干年前。因爲修廟時已有二十一戶人家了。若與修圳有關，則此石碑乃是證明水田已經開闢完竣，水圳業已修築完成的表現，其肇始當在立碑之前的相當年月。茲據（一）南港各里開闢之上下限，（二）李家老房子的建築年代，（三）正興宮道光乙巳之石碑等三者來推斷，則舊莊里開闢的年代，可能把它的上下限縮小到乾隆以後，道光以前，嘉慶時代的二十餘年的事，即距今約一百五十年前左右。這樣才比較恰當，比較合理。

三、臺灣西部的考古地形

我在臺灣田野考古的經驗，認識了在臺灣的西部有兩大類先民遺址的地形：一類是山脚下的台地，尤其是伸入平地很遠，而接近水邊的突咀，如樹林國校附近的狗蹄山，大甲水尾溪畔的麻頭路及鐵砧山下的番子園等；一類是平地上突起的小山或高地，如南投縣埔里鎮的大馬璘，台北市的圓山，桃園縣大園鄉的尖山，台北縣大安寮的土地公山等。我把這個情形告訴了台北縣文獻委員會的盛清沂先生，于是他在台北盆地的邊緣，找到了許多許多的史前遺址。

四、小山的被注意

自民國四十二（1953）年冬季，我們買好了，舊莊附近的農田後，次年春季即行開工建築，同年的年底（1954）我們全部由桃園縣楊梅鎮搬到南港本院的新址，本人便注意附近的考古地形。次年的秋天，我教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學生田野考古學的時候，因爲借用本所測量儀器的關係，遂讓他們在本院附近作測量實習，于是發現這座孤島形的小山，即開始注意，不過那時候它尙在本院的領域之外。四十五（1956）年

一月一日，我同台北縣文獻委員會盛清沂先生到大安寮土地公山調查，帶回來了許多陶片和石器。我指着這批標本問住在山旁的工友李定國說，那座小山上或是河谷裏有沒有發現過像這樣的東西？他說陶片沒有見過而石頭是有的，並答應去採集。但是他採集來的標本，不是煤礦上扔棄的石塊，便是河道中沖光的河卵石。又問他小山上的情形，他說其上都是石頭沒有平地，長滿了相思樹，沒有路而多毒蛇，更加上它的形勢又那麼樣的小，于是我也沒有上這山上調查。

五、初步調查

民國四十八（1959）年七月九日，這座小山才被研究院購買過來。八月初即行斬伐山頂的樹木，並挖坑探視土質，預備把那座二層樓房，建築在這小山頂上。山呈橄欖形，山腳的範圍，東西最長處約 150.00 公尺，南北最寬處約 60.00 公尺，高出平地約 10.00—13.00 公尺。若從 10.00—13.00 公尺處，以 3.00 公尺為標準畫一等高線，則在此線內的面積，東西長約 80.00 公尺，南北寬約 25.00 公尺，亦呈不規則的橄欖形。八月六日我曾上山去看，山頂呈魚脊形，高起的地方偏北，故向南呈斜坡。所以致此情形的緣故，可能受北風的影響，此處東西南三面為山，獨北面為一缺口，風從北來，受風面在北故呈陡削，背風面在南故呈斜坡，這種情形在沙漠中最容易辨認出來。其上確無平地，表面都是曾經風化的很薄的黃土，長滿了相思樹，獨在西北角有一條很窄的斜面，略呈黑色，質地堅硬，好似半風化而未風化的岩石，僅在這個上面沒有樹木，挖之呈層狀脫落。在表面上找不到先民的任何遺存，在探坑中毫無文化土的遺留。于是我對於這座小山不敢再存奢望。

六、遺物發現的經過

八月二十一日正式動工挖掘土方，預備把山頂弄平然後奠基。九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時半快要收工的時候，在這小山上無意中挖出了一個完整的石斧。但中午我因事到台北去了，下午七時才回來，以致未獲親眼看見石斧出土的情形，頗以為憾。石斧出土後被送在李濟之代院長那裏，他到處找我沒有找到，于是他親自到工地去看，第二天上午（十五日）他把這消息告訴了我，我才看見那把大石斧。據基泰工程公司監工的

王昭藩先生告訴我說，石斧出土的地點，在山頂的中部而偏北邊，距當地的地面約深 1.00 公尺上下，距山頂最高點約深 3.00 公尺，就是當等高線 10.00 公尺的地方（插圖一：B），但在兩星期之前即九月初：在它的西南邊曾出一石斧深度約當當地地面下 1.00 公尺（插圖一：A）與後出的一個差不多在一個平面上，不過被工人挖的粉碎隨着土塊而被埋在山腳下了。兩者可能是一對。究竟那把被打碎的石斧怎樣，我沒有親眼看見，現在無法證實。

七、關於石斧

石斧長 32.90 公分，上寬 7.20 公分，下寬 13.65 公分，上端厚 2.70 公分，中厚 3.30 公分，下端厚 1.60 公分，最厚處在中部之上，上端之下約 13.00 公分處，約厚 3.50 公分。重 2430 公分。橫斷面呈橢圓形，縱斷面，一面平，一面稍凸，中刃，為褐灰色砂岩 (Sand Stone)，(註一) 大體完整。下部兩面均光滑，上部略凸的(插圖二)一面有四處大斑，可能為打料時的硬傷，也可能為用傷後而又經久使用以致傷處邊緣被磨光滑(圖版壹)。略平的一面，則斑麻連成大片，可能係風化所致，或係與它物接觸而碰傷(圖版貳)。若置諸平版上觀察，凸的一面向下時，則自中心起，兩端均向上翹，不過上端向上翹的高，下端向上翹的低。翻過來，若將平的一面向下時，則上端附板面，而下端微向上翹。最可注意的是：凸的一面上端呈微凸形而下端反呈平板形；平的一面上端呈平形而下端則呈微凸形，從這種特殊的形式上來觀察，它的用途約有以下三種可能：

(一) 耕犁

鹿野忠雄氏把這樣的器物，列在扁平石斧類 (Flat axe, Flachbeil)，認為它是石犁，我不大贊同他的說法。像我們新發現的這把大石斧和他所見的相比則小的多了。圓山貝塚出土的有長達 60.00 公分的，嘉義魚寮出土的三件，全形的一件，是最小的長 43.00 公分，重 3,000.80 公分。其中最大的一件殘破，據鹿野氏的推測，可能長達 65.00 公分，寬 23.00 公分，為東南亞最大的石斧之一。

假設用作石犁的話，不但它的形制不類而且也無法裝置，即令勉強裝置、却泯滅

(註一) 經顏滄波先生鑑定為砂岩，舊莊附近即產這種砂岩，特此致謝。

了這件器物本身的功能點。按攻土的器物有兩大類：一類是插入土中向前拉動，使土向上翻，如耒耜、犁、鋒、長鑿、鑿、鐮、剗等，（見農政全書農器編），它的前方都是有一個鋒利的尖，即刃部是在最尖的地方，本體或三角或橢圓不等。前端不尖，則無法入地，而土則如何能翻起來呢？後方不寬，則行進不穩不便扶着，為一種合力器，需要兩種以上的力量始可使用。即一種力量是拉，另一種是扶。另一類是由上方用力，把土劈割下來以脫離母體，如鑿、耒、錢、鐮、耨、耨鉏、耨鋤、耨鋤、耨等（見農政全書農器編），它們的形制略呈梯形，大都是上穿下寬，而刃部是在最闊的地方，不論掘地，除草伐木等均甚方便，為一種單力器，即用於一人。

我曾調查過舊莊附近水田用的耕犁，他們叫作耒，結構很簡單（圖版叁）由犁頭、犁壁、犁底、犁底鐵、犁尾、犁尾柄、站正、犁轅、鋤鉤等九部所合成（插圖三）。如果把大石斧當作犁的話，我真不知道把它放在那一部分為合適。

若按這個原則來衡量，它的用途恐不可能為犁了。鹿野氏也感覺這種石犁與林西出土的石犁不同，林西出土的石犁，前端為尖，中部呈橢圓形，後端一柄，頗似「巴都」，那個形制和功能點確屬於犁的系統。像這一把石斧祇能算作石鋤，或石鑿，總之它是一個劈伐的農具。

（二）石鋤

如果依照我們這個石斧的形式和重量來推斷，可能是用作石鋤。

如果用作石鋤，它的比較原始的裝置，很可能的用一根有叉的樹枝、把它的一枝砍短，並把叉的外面削平用繩子或藤條把石斧緊縛在叉上。如同先民裝置石斧作採掘器的形式，功用如同現在農人的鐵鋤；叉的另一枝則留的很長以便手持，如同鋤的柄。裝的時候須要平的一面向上，凸的一面向下，因為它本身有個弧度，這樣的裝置方便於用力，才能掘起土來。兩公斤多重的鋤頭並不稀罕。我曾度量過南港農人用的鋤頭（圖版肆），長度 30.00 公分上下，寬度 18.00 公分左右，重量約 2,000.00 公分左右（三臺斤半），正合乎這個石斧的標準。重的鋤頭對於開墾才有力量，它本身有相當的重量，雖然舉的時候吃力，但下來的時候不必用很大的力量便可入地相當的深。輕的

（註一）見鹿野忠雄著：宋文薰釋臺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 p. 17. 18. 及鹿野忠雄：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 p. 273-277。

鋤頭則反是，舉的時候雖然用力小，但下的時候若不用更大的力量則不能深入土中，這是很顯然的道理。南港的農人很熟悉，山地用的鋤重，平地用的鋤輕。華北山地開墾用的鐵質鋤頭有重八斤的，兩公斤多重的石斧並不算重，故這個石斧就形制及重量來推測，用作開墾的鋤或鋤，是很可能的，甚至也可以砍伐樹木。但為雙手使用的工具，而非單手使用的工具。

另有可注意的，就是這把石斧受力時的磨擦面。假設此斧受力時是在刃部，則兩面磨擦的情形不同。

平的一面即上端斑麻的一面，它的磨擦面的輪廓非常清楚，下由刃部起，上至中部止，兩側被磨擦的輕，中間被磨擦的重，重的地方以致較低，而磨擦面的邊緣反而較高。用眼觀察有清楚的輪廓(圖版壹)，用手觸摸兩者有懸殊的判分。如果我們用鋤頭鋤草，或鋤小的灌木，鋤過相當時間後，則應休息，當休息時檢查鋤頭，僅刃及中間部份尚露鋤面，而邊緣的部份，則被草土相結而成泥垢，這泥垢自刃部而上，圍繞半週，好像磨的刀口，情形與此斧上的痕跡，殊為相似。

凸的一面，磨擦面的輪廓，雖然沒有平的一面那樣的規律和清楚，但也有一個不規則的輪廓可以分辨出來。最光滑的部份是在中部，如果把它放在平板上，那最光的部分便是着地點，兩端翹起，撥之可以轉動，也許那裏就是原來的着地點。所以被磨擦的那樣的光滑(圖版貳)。所可惜的在其上沒有發現裝置的痕跡。

我曾問過附近的本地人，從前有無鎮山鎮宅，壓勝，避邪等鎮物的習慣，他們雖然知道有劉伯溫挖龍脈的故事，但是誰也沒有看見。這一帶從前是山林，沒有人家，用不着避邪。從前的南港又不是重鎮，更不是交通要道，壓勝的可能性很少。是一個採掘器當為不成問題。

(三) 手鏟

這裏所用鏟子的意義，是比鋤大而且笨重有力，所謂手鏟者是不安把的鏟，這是我的杜撰的名子，其含義如此。我所以這樣稱呼它，由於我在不同的氣候觀察下而體驗出來的，由於兩個多月的紀錄，和其上所遺的痕跡而加以實驗而判斷的，茲先把觀察的紀錄寫在下面。

自四十九年一月中旬起，開始研究這把大石斧，把它放在案頭每日觀察。從三月

中旬到四月六日差不多每日陰雨，好像今年的雨季比往年來的遲，往年在這個時候已經是很熱很乾了。因為陰雨到處潮濕，那個大石斧在案頭放置也有兩個月多了。在已往石斧全身的色調固然不是一致，但相差並不很多。獨是這一個多月以來，凸的一面的兩側的色調漸漸的加深了。顯然是受到潮濕而使然，我曾用雙手舉起來看，兩側潮濕的地方，正好是雙手抱持的地方，僅兩大指在平的一面，故平的一面潮濕的少，所餘八個指頭全在凸的一面，故凸的一面潮濕的面積大，最有趣的是中間最光的一部，恰好是兩個中指與兩個無名指所交插的部分。必須雙手舉住這個部分，這石斧才可順利的被舉起這裏可能是重心所在。很可能的手是常常出汗的，汗內每含有少數的鹽分，日子久了鹽浸入石中，石中的鹽分被潮濕了，即顯出深的色調，很可能的是經常用雙手抱起使用致而不安什麼柄的，不然何以那個部分受了氣候的影響而致色調加深呢？若用雙手持之砍麻或砍灌木則是非常合用的東西。（49-4-6日記）

七日的早上天放晴了我用清水洗滌石斧的兩側，使之陰乾，直至十一日早仍顯陰鹵的樣子，十一日上午又用肥皂水洗之，十二日似輕一些，16日雖然陰雨但無鹵痕。自16日起至22日止連日陰雨，石斧又發鹵痕甚重，22日放晴，鹵痕未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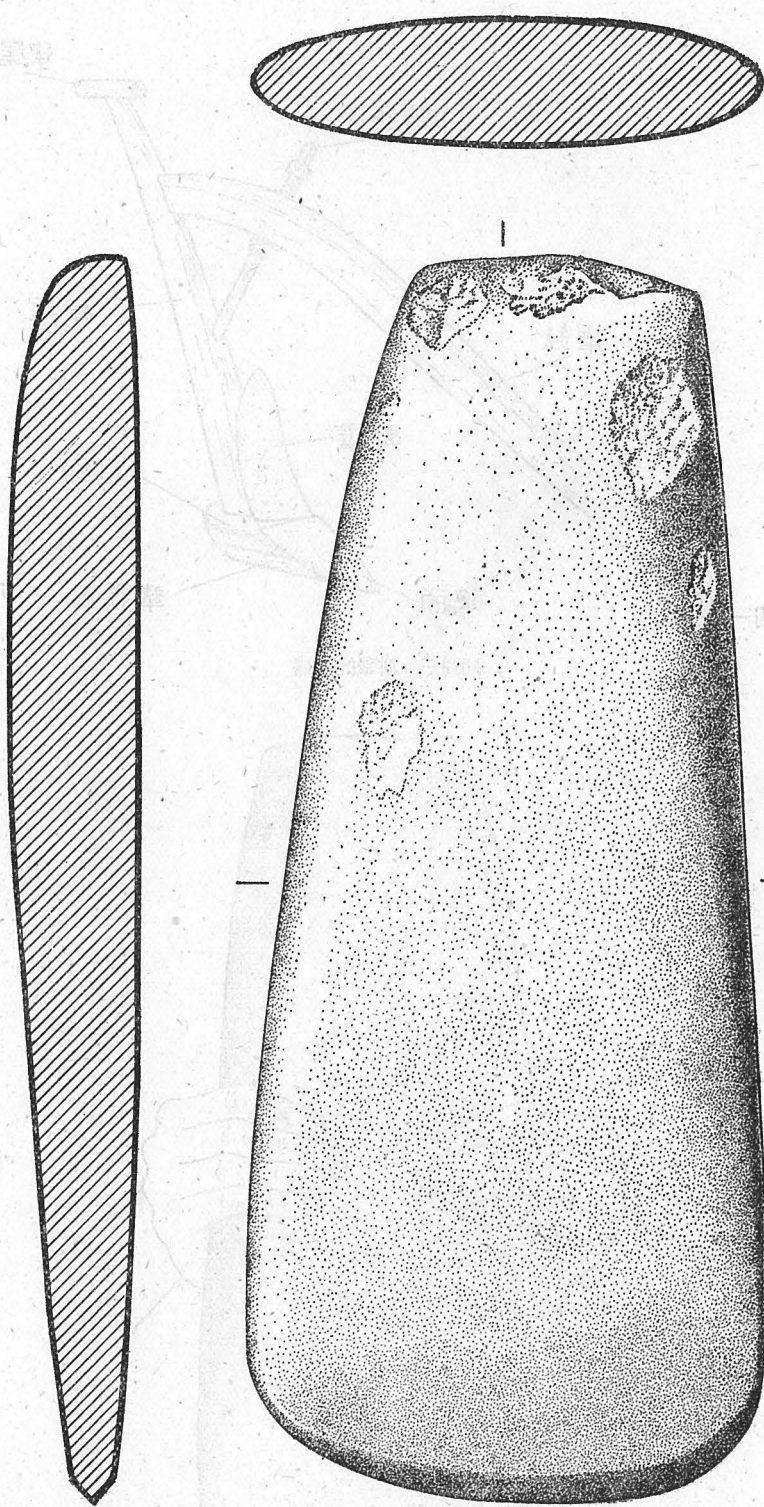
24, 25 兩日，雖然放晴，但濕氣很重，樓下的磨石子地如同洒過水的樣子，樓上尚好。石斧雖然是放置在樓上，但兩側的鹵痕更為加重。25日晚又大雨。

26, 27 兩日，樓下的潮氣仍然很重，非常的濕滑，不便行走，遂鋪上路氈，有些地方路氈也被濕透了。26日雖然放晴，但27日則早晚兩次大雨，平地水深數寸。各處均特別潮濕發霉尤其是經過汗浸的竹椅子，甚上鹵濕更甚，益信此石斧係久經汗浸所致。

28日早晨雖然大雨，但樓下的地收潮了，路氈盡撤石斧的色調也減輕了一些。5月1日至10日，雖然晴雨無常，但石斧上的鹵痕較輕了。11日以後，天放晴，並且很熱，氣候已轉乾燥，但石斧中間兩側的色調與兩端仍不相同。其它的地方為蒼青，惟手握處為褐色，因此推測它的持法可能如插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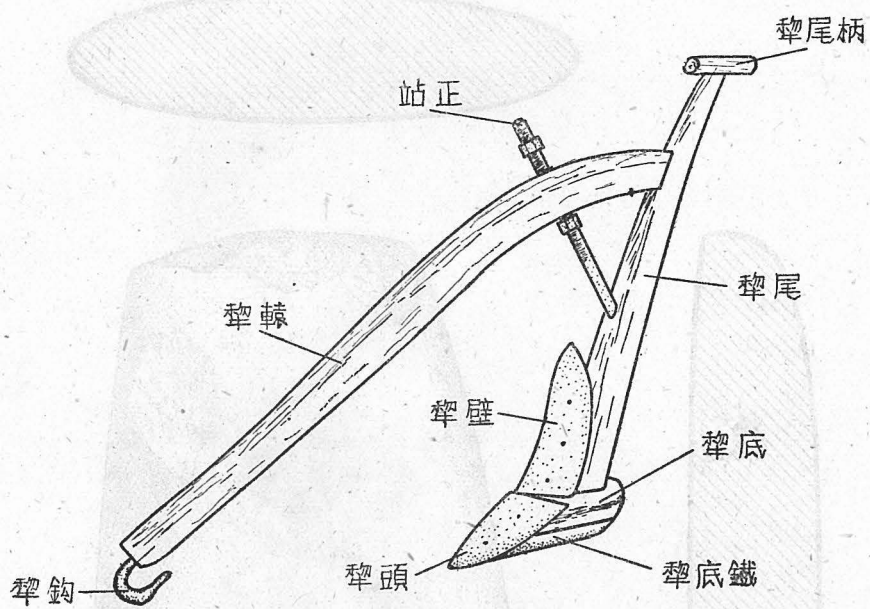
根據以上的推測和觀察的記錄。在我個人認為這把大石斧的用途，以第三種即手鐮的可能性為最大。

民國四十九年五月十三日于南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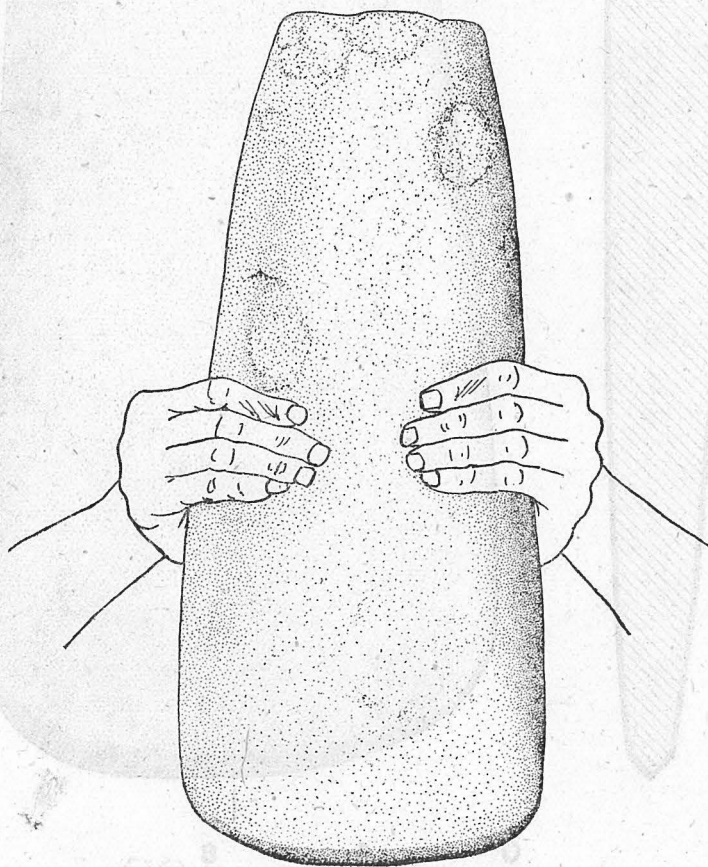


0 4 8 公分

插圖二：石 斧



插圖三 耕犁的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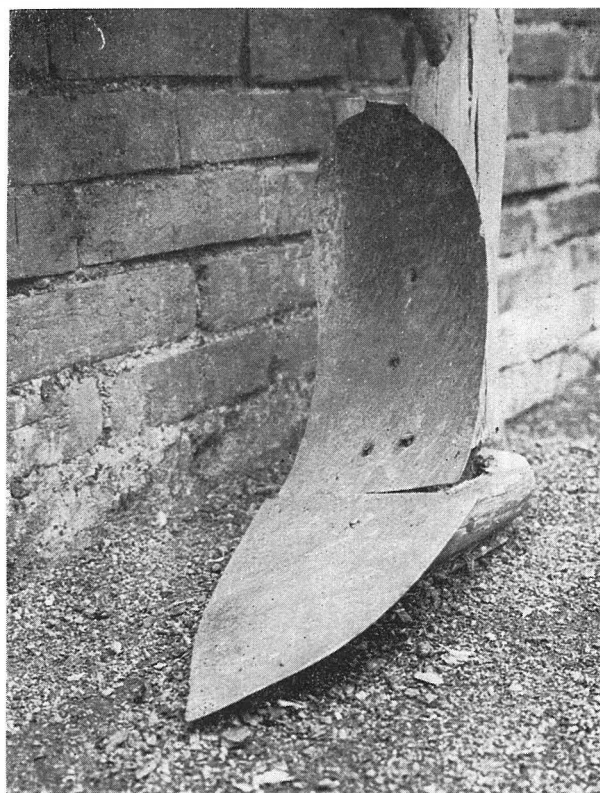
插圖四：石斧用法的推測



圖版壹：大石斧稍平的一面約 $\frac{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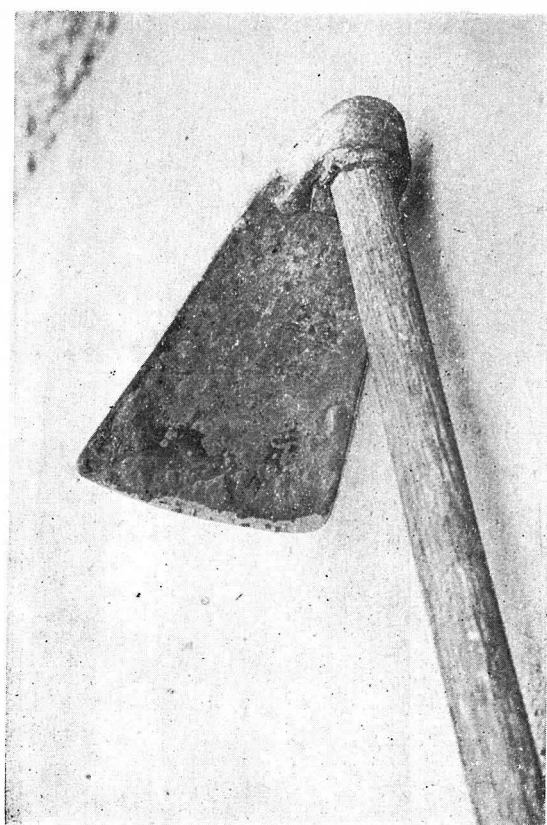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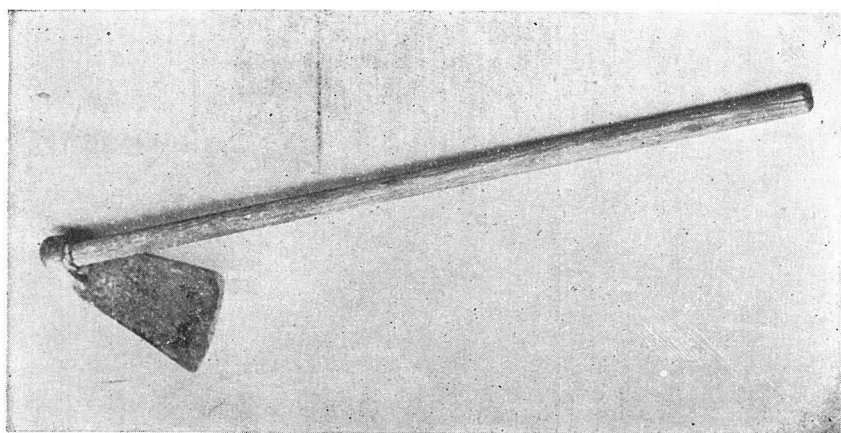
圖版貳：大石斧稍凸的一面約 $\frac{3}{4}$



上：犁的全形

下：鑊(鏟)與瓦繖(鏡面)的裝製

圖版叁：現在舊莊所用的耕犁



上：鋤的全形

下：鋤頭與鋤柄的裝製

圖版肆：現在舊莊所用的鋤頭



圖版伍：小圳水源地附近的正興宮劉淵臨先生在它的南壁上拓搨石碑